



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地和 附屬國農民的貧困與破產

拉弗里琴科著

新知識出版社

5056

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地和附屬國 農民的貧困與破產

拉弗里琴科著

傅 泗 譯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上海

КАНДИДА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М. В. ЛАВРИЧЕНКО
ОБНИЩАНИЕ И РАЗОРЕНИ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В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КОЛОНИАЛЬНЫХ И ЗАВИСИМЫХ
СТРАНА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ЗНАНИЕ»
Москва—1954

根據蘇聯《知識》出版社1954年出版

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地和附屬國
農民的貧困與破產

(蘇)拉弗里琴科著
傅 泗 譯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湖南路九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一五號

大眾文化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書號：新0273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 7/16 字數：30,000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4,100本

定價：(6類) 0.15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扼要地闡述了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地和附屬國農民的貧困與破產，以及勞動農民的鬥爭日益加強。書中講解了：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勞動農民土地的被剝奪與農業生產在資本主義大農場的集中；在資本主義國家農業中壟斷組織和銀行的壓榨；殖民地附屬國是宗主國的農業和原料附庸；外國殖民者封建地主強佔殖民地千百萬勞動農民的土地；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地和附屬國勞動農民鬥爭的加強。

目 錄

勞動農民土地的被剝奪日益加劇與農業生產在資本主義大農場中的集中	3
壟斷組織和銀行在資本主義國家農業中的壓迫	15
殖民地和附屬國是宗主國的農業和原料附庸	22
外國殖民者和封建地主強佔殖民地千百萬勞動農民的土地	25
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地和附屬國勞動農民鬥爭的加強	32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加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一切矛盾進一步的加深和尖銳，都更加有力地影響到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地和附屬國的農業狀況與農民羣衆的地位。這表現在以下的情形中：壟斷組織與銀行在農業中的政治和經濟的壓迫加強了，土地、技術資料和農業生產集中在壟斷組織手中的過程加劇了，壟斷組織、地主和封建餘孽對勞動農民的剝削空前地增長了，國民經濟軍事化的政策嚴重地危害着農業，農業生產中的危機現象加深了，以及小農和中農大批的貧困與破產加劇了。

帝國主義時代農民的貧困與破產，是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這一規律的主要特點和要求，就是用剝削本國大多數居民並使他們破產和貧困的辦法，用奴役和不斷掠奪其他國家人民、特別是落後國家人民的辦法，以及用旨在保證最高利潤的戰爭和國民經濟軍事化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的資本主義利潤。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作家明確地指出，農民經濟發展的資本主義道路，是通過農民深刻分化的一種發展：在一端產生出大領地和私人資本主義的大地產，在另一端則加強着大衆的貧困化和僱傭奴隸制。

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採取這樣的發展道路的必然性，是由於農村中農民的小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生產屬於同一個類型，二者都是以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爲基礎的。所以，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農村自發地追隨城市走着資本主義的道路，它從屬於城市、依賴着工業、依賴着集中於城市的信貸和政權的性質；而在城市

裏佔着統治地位的，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工業，資本主義的信貸組織和資本主義的國家政權。因此，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所發生的農業的衰落、停滯和農民的破產，乃是十分自然的。

當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第二階段時期，在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中，農民階級分化的過程和農業對壟斷資本的從屬地位加強起來了。

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地和附屬國農民的悲慘境遇，因為資產階級政府實行反人民的政策而變本加厲了，資產階級政府所實行的反人民政策，目的是要竭力鞏固壟斷資本在農村中的陣地，保護大土地佔有者的利益，在農村中保留封建關係的殘餘。

由於美國帝國主義的經濟擴張及其瘋狂地準備反對民主陣營各國的新的世界大戰，使資本主義國家內農業工人、小農和中農被地主和資本家壓迫、剝削與掠奪的情形特別加強起來。

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把本國經濟轉上戰爭軌道，實行軍備競賽而引起了軍事工業的膨脹，損害了和平目的的生產；使勞動人民的捐稅負擔進一步增加，使大量日用品的價格高漲。對於農民來說，經濟軍事化意味着農業機器、農具和肥料等價格的上漲，以及工農業產品價格間差額的擴大。

由於戰爭威脅的增長，農民羣衆更加堅決地起來反對那些爲了要獲得最高利潤而渴望戰爭的侵略勢力。勞動農民已經體會到戰爭販子準備要他們充當炮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情形，他們還清楚地記得，那次戰爭使家庭中最有勞動能力的成員遭受了死亡或殘廢，實行了強迫兵役，造成了家園的破壞和整個地區的零落。現在，千百萬勞動農民羣衆更加緊密地團結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周圍，爲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擴張和本國資產階級與地主的叛賣行爲，爲了土地、和平與民族獨立而參加積極的鬥爭。

勞動農民也同無產階級一樣，亟望擺脫資本主義的剝削。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這種利益上的根本的共同性，乃是工農聯盟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基礎。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地和附屬國的共產黨竭盡全力地來鞏固這個聯盟，這個聯盟就是消滅資本主義剝削、戰勝貧困和飢餓的決定性條件。

勞動農民土地的被剝奪日益加劇與 農業生產在資本主義大農場中的集中

勞動農民破產和土地被剝奪的現象日益加劇，是資本主義國家農業衰落最重要的一個標誌。在美國，根據官方的調查材料，從 1935—1950 年的十五年間，有一百四十萬農戶（即佔全體農戶的 21%）遭到破產而拋棄了家園。同時，如果自 1940—1945 年破產的農戶為二十三萬八千戶，那末，在 1945—1950 年間破產的農戶，則約有四十八萬戶，即增加了一倍有餘。同時，土地所有權的集中也急劇地加強了。下面的美國最近在 1950 年的調查材料，可以說明土地向極少數大農場集中的過程達到了怎樣巨大的規模。在美國全部農場總數（五百四十萬個）中，在十一萬六千個最大的農場手中幾乎集中了農場佔有者全部所有土地的一半。

在美國，小農（而往往也包括中農）不是他們所耕土地的佔有者。他們在苛刻的條件下向大土地佔有者承租土地，成為大地主和銀行巨頭的奴隸式的經濟上的附庸。

例如，1950 年的調查判明，在美國，全體農戶中只有 58.5% 完全佔有自己的農場，而佔美國全體農民的 41.5% 則是佃農或者僅是農場的部分所有者，這些美國土地佔有者的極大部分只是形式上算是農場主。但是，實際上這些人沒有任何農場，幾乎一切（土地、建築物、農業機器等等）都是以高額費用向富有的土

地佔有者租來的。

美國“國際出版社”在1953年出版了著名的美國進步經濟學家維克多·佩洛所著的“南部農業中的黑人”一書。維克多·佩洛在該書中談到美國所有農民的情況時寫道：“美國農業人口的極大多數是貧苦的私有者，分成制農民，無地的農業工人和半農民，他們爲了能够保障自己勉强的生活，不得不在城市中尋找副業收入。但是，在美國城市中，把他們除外就已經存在千百萬的失業隊伍，其中很多人在幾年之內都未能得到工作。”

在美國，廣泛流行半奴隸式的租佃制度，即“分成制”。分成制是剝削農村居民最沉重的形式。“分成制佃農”承租土地、牽引力和農具，要付出佔收成大部分的實物或貨幣租金。在南美，特別是在黑人中間，有很多的分成制佃農，他們遭受着土地佔有者殘酷的剝削。維克多·佩洛在上述一書中寫道：“分成制農民，同奴隸一樣，被大土地佔有者束縛着。他們永遠負債，一輩子也還不清，自己死後債務還要傳給他的孩子。”

在剝奪勞動農民土地的過程中，抵押貸款（以不動產做抵押的貸款）起着很大的作用。經營自己土地的農民急需用錢時（例如，繳納賦稅），就向銀行借款；銀行用土地做押品進行貸款；如果不能按期還錢或支付利息，土地就歸銀行所有。根據美國農業部的估計，農民債務僅土地抵押一項，即由1952年的七十一億美元增加到1953年的七十八億美元；而1952年已超出1940年三十億美元。

這就是最富足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堡壘——美國的極大多數農民的實際狀況。這也就可以看出“美國生活方式”的真相。

農民深刻的階級分化以及農業的從屬於壟斷資本，不但美國存在，而且也發生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

剝奪勞動農民的土地，農民的破產和貧困，剝削小土地佔有者，以及土地轉入地主和資本家手中，也是法國現代農業關係中的主要特徵。

例如，在法國農村中，根據法國進步刊物報道的材料，在三十七年間（自 1892—1929 年），小農和中農的戶數減少了一百七十萬，而在以後十七年間（自 1929—1946 年），即不到以前的一半時期內，農戶數減少的程度更大，竟達一百九十萬戶。僅僅在 1947—1952 年的五年間，就有八十萬公頃以上的土地從破產的小農和中農手中轉到和銀行有密切聯系着的資本主義大農場手中。在法國農村中，土地向少數資本主義大農場的集中過程究竟達到了如何廣泛的程度，可以從下列材料中得到說明：僅佔農戶總數 5% 的十一萬四千個最大農場，佔有將近一千三百五十萬公頃的土地，即約佔所有耕地面積的 30%；同時，一半以上的自耕農（僱農、小佃農、分成制佃農）則根本沒有土地。

列寧在他的“論法國共產黨土地問題的提綱”一文中指出，法國資本家和地主強佔了屬於農民的大量土地。上面所舉的資料，就是列寧這一原理的鮮明例證。

勞動農民的破產與貧困，土地的轉移到地主和資本家手中，也是現代意大利農村中農業關係上的特徵。在意大利，全部農戶的四分之一，是以剝削農民的封建農奴制殘餘形式之一的分成制為基礎的。在意大利二百五十萬的私有農民中，有一百七十萬是土地不足的農民，他們每家平均只佔有 0.6 公頃的土地。同時，四萬個地主的農場則佔有一千零三十萬公頃土地，即每一農場平均約有二百六十公頃。

在意大利，有五百五十萬以上的農民完全沒有土地。其中，約有一百五十萬的佃農，近一百八十萬的分益農（分益農制是租佃形式之一種）和對分制的農民，還有約一百二十萬的僱農和農

業工人。

在意大利南部的喀拉布里亞，三十二萬六千個小土地佔有者平均每家只有〇·一五公頃的土地；同時，一千一百個大土地佔有者則每家平均佔有三百三十公頃的土地；巴拉科男爵擁有二萬二千公頃的土地，貝爾林澤里男爵則有一萬五千公頃的土地。

意大利南部的農民過着貧苦得可怕的生活。人們往往能夠看到，農民全家就和牲畜住在一起。農村中結核病和砂眼流行，大部分居民都是文盲。土地佔有者利用農民的無可奈何的貧困，通過條件苛刻的農業租約，事實上就把農民變成爲自己的農奴。

在資本主義各國，組成農村人口廣大階層的小佃農和分成制佃農，處於極端困難的境況裏。最近幾年，資本主義國家的地租增加了一倍到兩倍。大土地佔有者在苛刻的條件下出租土地，可以不須經營自己的農場，而掠奪佃農的繁重勞動所創造出來的產品的大部分。

在意大利南部的農村中，封建剝削和地主的專橫達到了這種程度：大土地佔有者要求農民一小塊土地的租金超過它的全部收穫量。例如，狄·西埃納地主強迫羅姆比奧羅鄉村的分益農斯·姆所接受的租約，一塊土地要繳納二十公担以上的租穀，每逢復活節和聖誕節要繳九十六個雞蛋和兩隻母雞，但是這塊土地的全部收穫量只有二十公担穀物。除了這種掠奪式的租金之外，地主還要逼分益農無償地照料三十五棵橄欖樹。大土地佔有者爲了庇護自己，防止農民的憤怒情緒，並想強迫小佃農訂立條件苛刻的租約，要分益農按照契約遇有衝突時不得向法院申訴。

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發展的標誌，不僅僅是土地轉移到地主和資本家手中，而且最重要的技術資料（拖拉機、聯合收割機和其他複雜的農業機器，以及農業建築物、生產效能高的牲畜等等）

也集中在資本主義大農場中。這些農場掌握着水利、土壤改良等等建築物，這些建築物的建築和使用需要耗費很大的資本。

列寧曾經指出，單只考慮到土地的分配，還不能說明在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過程所形成的複雜而多種多樣的現象。“資本主義不僅通過在實行粗放地區內加速發展面積很大的農場而增長起來，而且也通過在實行集約耕作制的地區內的那些小塊土地上建立生產規模更大、更加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農場而增長起來”。①

例如，美國全體農場約有 52% 是沒有拖拉機的。此外，大部分農戶因為收入極低，不但沒有拖拉機，甚至連耕畜也沒有。根據 1950 年的調查材料，在五百三十八萬四千個農場總數中，有二百八十三萬八千個農場沒有拖拉機，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個農場既沒有拖拉機，也沒有馬和騾；而四十七萬八千個農場只有一匹馬或一匹騾。

在法國和意大利，拖拉機站大部分也是歸資本主義大農場所有。1952 年，意大利有六萬六千三百部拖拉機，而在資本主義大農場佔優勢的意大利的北部則佔有全部拖拉機的 70.7%。在集中了很多數量資本主義農場的法國北部諸省分，每耕地面積單位平均的拖拉機數比全國平均數多了一倍。

在奧地利，資本主義大農場握有發電機總數的 92% 和拖拉機總數的 93%，而面積在十公頃以下的農場（佔農場總數的 67.6%）只佔有發電機總數的 3% 和拖拉機的 7%。大多數貧窮的農戶連牛馬也沒有。

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千百萬小農和中農都感到資本和技術資料的極端缺乏。他們沒有能力購買現代化的農業機器、高生產效能的牲畜和足夠數量的肥料、種子，以及利用農業科學的成

① 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俄文版，第 88 頁。

就。購買農業機器的減少和使用肥料的更加縮減，乃是資本主義國家農業停滯的鮮明例證。例如，在美國，據“華爾街日報”的消息，自 1952 年 11 月至 1953 年 1 月，“迪爾公司”賣出的農業機器比上一年減少了 23%， “奧利威公司”約減少 29%。“國際收割機公司”在同期間售出的拖拉機數減少了 18%，農業機器減少了 12%。“國際鑛產與化學公司”及“斯威夫特公司”，在 1953 年初售出的肥料比一年前減少了 10—15%。

小農場由於種植低劣的作物，耕耘土地的方法陳舊，畜牧業產量較低，以致所收穫的總產量和商品產量少到不够補償生產費用，不够支付伙食、衣服及房租費用，不够繳稅和償還債務。因而，小農場就經不起資本主義大農場的競爭。

然而，小農場利用了農場中極其貧乏可憐的資源，盡着自己和家庭成員的一切力量繼續掙扎，以免餓死。資本主義國家現代農村中極大部分的農民，受財政資本的壓迫，地主的剝削，高利貸者和投機商人的重利盤剝；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他們必然進一步地大批貧困，陷入半飢半飽的生活和破產的境地。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資本主義國家小農場物質狀況和經營農場條件的急劇惡化，可從美國的例子中特別明顯地看到。根據官方材料，美國農民出售產品的所得價格下降因而農民收入減少了。美國農業部報道說，1953 年美國農場主在付稅以後的收入為一百二十五億美元，即比 1947 年減少了四十多億美元，或下降 32% 以上。

隨着收入降低，農民的負債增加了。根據“華爾街日報”的材料，美國農民的負債在 1953 年內增加了八億美元，總額達一百六十七億美元，即佔到農民全年淨收入的 33.6%。在所有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同樣發生了極大部分小農的負債增加和購買力急劇下跌的現象。例如，僅就法國來說，據法國農業總同盟委員

會承認，農民的購買力在 1952 年比 1951 年至少下跌了 15%，而他們的債務大大增加了。如 1948 年農民借自“農業信用”銀行的負債總額達六百九十億法郎，而在 1953 年 3 月則已達到二千七百四十億法郎。

資本主義國家農業的特點，就是同土地及最重要技術資料集中化的同時，農產品的商品生產也更加集中在資本主義大農場手中。而千百萬小生產者的商品生產則不斷降低。

例如在法國，佔生產小麥農場總數 3.7% 的最大的資本主義農場，提供了全部商品糧食的 43%。生產集中化也是法國其他農業部門的特徵。不到 1% 的釀酒者（一萬三千七百四十七戶）生產了全部酒的 26.5%，而一百五十萬小農戶（佔釀酒者的 95%）的產量只佔 40%。十五萬個種植糖蘿蔔的農場中，4% 的農場佔有了糖蘿蔔收穫量的一半。在意大利，資本主義農場佔有農產品總產量的 80%，以及 85—90% 的商品產量。

在美國，二萬五千個資本主義農場（佔總數 4%）的商品產量超過二十二億美元。同時，三百萬個農場（佔美國全部農場數的一半以上）的商品產量只有十一億美元，也就是說比二萬五千個大農場的商品產量要少二分之一。

生產高度集中是美國所有農業部門的特徵。在穀類作物生產中，20.4% 的農場佔有穀類總產值的 60.4%，而 5% 的最大農場則把總產值的 31.4% 集中在自己手中。在蔬菜生產中，總產量的 63.1% 是屬於 8.6% 的大農場。在水菓生產中，18.3% 的資本主義大農場佔有總產值的 72.1%。畜牧業方面，總收入價值的半數左右（45.6%）集中在 10.6% 的農場手中。根據美國參議院委員會的材料，十萬零二千個大農場（佔農場總數 2%）的收入，多於三百六十萬中小農場（佔農場總數 67%）的收入。

這些材料，徹底推翻了資本主義辯護士的關於小農場、“家

庭”農場以及中小農戶“繁榮”的胡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一切矛盾的加深和尖銳，自然也就使農業中的矛盾進一步地大大尖銳起來。

作為資本主義國家現代農業的特徵的，就是潛在的農業人口過剩大大增加和在農業無產階級中間存在着失業的常備軍。

因為居民未完全就業和存在着公開的失業，所以，幾乎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中都有大量的過剩勞動力。例如，在意大利，根據官方材料，現在有三分之一自耕農沒有工作。如果注意到許多的小土地佔有者未完全在業，那末，意大利農業中的過剩勞動力就不少於農業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二。在希臘，實際在業的農業勞動力只有 43%。在比利時，甚至縮小了的官方材料，也證明土地面積在五公頃以下的被調查農戶的過剩勞動力約達 50%；面積在二十公頃的農戶過剩勞動力約為 20%。

在西班牙農業中，現在過剩的勞動力約有二百萬人，或佔自耕農數的 35% 以上。工作在安達魯斯遼闊的大地產上的農業工人，一年內只有小部分時間的工錢是有保障的。例如，在哈安省這一區域，橄欖樹是唯一作物，只有在收穫橄欖時，即全年只有四十五天時間才需要大量的補充勞動力。

葡萄牙的農業，特別是在它的南部，其特徵是存在大規模的土地佔有以及在全年大部分時間沒有工作的數萬農業工人。

資本主義農村中勞動大眾的苦難境況，甚至資產階級學者也不能否認。但是，這些資本主義辯護士認為“出路”是要國家收買小農戶的土地及其有關財產，而轉售給富農和地主。

可見，他們提出的辦法不是消滅大地產和地主農場，把土地歸耕者所有，也不是對千百萬農民給予廣泛的幫助，其目的在於大批地“解除”小農戶原來已少得可憐的小塊土地，這就造成更多的農業工人失業軍，使得農業中未完全利用的勞動力愈益

增加，使勞動人民的境況更加惡化。

在資本主義各個國家，同千百萬城市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與相對貧困化的同時，也發生了小農和農業工人大批的貧困和破產，這是農業停滯和衰落特別嚴重的反映。

如所周知，國民收入的分配是社會各階級物質狀況的一個鮮明標誌。資本主義國家農民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份額究竟怎樣呢？數字表明它是在不斷的下落。農民貧困化的表現也就在於此。在法國，農民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自 1938 年的 23.8% 下降到 1951 年的 17.7%，以及 1953 年的 15%。美國農民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重，則自 1946 年的 9.4% 和 1951 年的 7.6% 減低到 1952 年的 5%。

1953 年 8 月美國刊物“全國農場月報”報道，“現在農民購買力是 1941 年以來最低的時期，農民收入在國民收入總額中所佔的比重已降到最近二十五年來的最低水平”。

在 1950 年，根據官方材料，西歐十四個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人口佔總人口數的 24%；而這部分居民只佔有國民收入的 14%。然而，資產階級統計學家所編製的“平均”指數，因為包括富農和地主農場的收入在內，所以歪曲了真象，從而或多或少地掩飾了農村絕大多數勞動者的境況。

勞動農民境況的繼續惡化，由於資本主義國家壟斷組織爲了要得到最大限度利潤而實行國民經濟軍事化從而特別加快起來。

資本主義國家經濟走上戰爭經濟的軌道，就是說它依靠急劇縮減大眾消費品的生產，來盡量擴大武器、彈藥、軍需品等等爲戰爭所必需的物資的生產。廣大消費品生產的縮減，就使物價上漲，勞動人民生活水平進一步下降。同時，物價和捐稅增加首

先引起了極廣泛的人民羣衆購買力下跌，其結果就是銷售市場更加縮小。

由於軍備競賽，各階層勞動人民的捐稅負擔增加了。更厲害的捐稅重擔特別是壓在勞動農民身上。例如，美國聯邦財產稅 1952 年比較 1942 年增加了十四倍，土地稅增加了兩倍。

西德農民的境況急劇地惡化了。如 1952 年 3 月 26 日“巴伐利亞呼聲報”所報道的，西德農民在每周六個工作日中被迫要拿出兩天的勞動收入來付稅。

建築軍事工程、飛機場、打靶場等也使農業遭受巨大的損害。例如，在日本，僅在最近期間已經強制徵用了農民十一萬二千多公頃的耕地。

1953 年 3 月 27 日荷蘭“財政日報”刊載，艾涅因堡的飛機場加速地在改建為美國轟炸機的基地。因為把跑道延長到二千四百公尺而使飛機場擴大，為此要毀掉十四個農場。西德在最近七年間，由於建築飛機場、打靶場、倉庫及其他軍事建築，曾佔用了幾十萬公頃適宜於農業的土地並毀掉了幾百個農場。

“國民經濟的軍事化並不能消除生產能力和日益縮小的人民購買力之間的不平衡狀態，相反地，它使這種不平衡狀態更加嚴重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集團正把人民的購買力降低到最低限度，這就使得資本主義市場的容量不斷縮小。因此，軍事生產的擴張必然會釀成新的更大的經濟危機”^①。

美國也正同所有其他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由於勞動人民貧困化及其購買力的大幅降低以及國外市場的縮小，許多農業部門的產品銷售感到了嚴重的困難。在國內和國外市場上找不到銷路的農產品的儲存量的增加，證明資本主義國家農業的衰

① 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12 頁。